中華古籍保護

群書類編故事

國家圖書館藏書之印

王瑩見寧波府志明初曾任肇慶太守
事跡無傳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
皆無其書惟莫雲卿藏元刻影寫本
竹垞殆從其家借抄也其書分十八門多
取史傳及唐宋說部注明所出亦數書
之善者惜缺上冊當從儀出阮氏補完
之道光己亥十月由拳山人書

此書所采不多故事亦皆習見無隱僻者若此等類稱可餘卷不能盡也然直錄原文無兼割四節之病亦足資略省覽於地多手鈔書皆自題籤可貴也 道光庚子元旦柳道人本

群書類編故事卷上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仙佛類 葬墓附

鼎湖攀龍

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已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漢郊祀志

橋山劍舄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焉漢武帝因巡朔方還

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

水囓王季墓

惠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水之尾欒水囓其墓見棺前物文王曰先君殆見群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曰此文王義曰太子曰善呂氏春秋

虎丘金精

吳王闔閭葬虎丘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共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鳧鴈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於上因名虎丘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尤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尤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檀弓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

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黔婁布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来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孀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老且病賀不頓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之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商隱小傳

六十不識女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此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佚綺紈粱肉之徒

魚飧龜茲板

邢和璞居嵩頴間有頴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
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飡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聞
州榮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
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乘崖遺像

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
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
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兎褐繫
縮草畏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
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授黃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
煉水銀法兒幼不忍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
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取其方及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王雱渡見

張靖言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
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荊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
制故來荊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令某
夕暮簾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荊公如其言頃之
見一紫袍博帶擾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左門
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
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荊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招

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

徐穉生芻

穉豫章人漢儒與郭林宗友善有母憂穉往吊之致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本傳

賻布班貧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莝其母也不可既莝子碩歛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贈以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荅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歛莝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蠜資助莝

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莝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蠜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道琮塗友

翟道琮蒲州人唐徙嶺南有同徙者死荆襄問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留此瘞路旁去歲餘赦歸潦水失殯處道琮哭諸野波中忽沸祝曰尸在可再沸果湧沸乃得尸還道宿行店彷彿見其友曰君厚德名位不止此尋擢太學博士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之腊五嚴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之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趙堅聞見錄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詹唐書寧王卧疾引談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挽韓忠獻公詩曰冰枝憂木稼食昂恨長庚荆公挽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掊人瘞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温公

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顧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湏事於外有欲奠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塋我不可當湏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聞見錄

玉魚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湏烏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湏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曰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隻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遂絶西京雜記

金椀

盧克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

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氏并少婢抱兒還克又與盆并贈詩一首克取兒盆并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盆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椀着棺云

烏鳶螻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王孫薄葬

楊王孫孝武帝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至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志其子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諫曰夫厚葬誠無益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今日入而明日出此與暴骸中野無異厚累之幣以奪生者之財用古聖人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今則越之是以欲羸葬以矯俗也祁侯曰善遂羸葬說苑

以書殉葬

梁元帝金樓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岑仲家邊曹子臧求葬於蘧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

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慎毋以血膻膋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廧翣之飾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椁甚無謂也

孔墓不生荆

孔子塟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来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當泗水而塟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孔子世家及晏類要

郭璞相地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曰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古冢得竹書

晉太康二年伋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章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戚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収之多燼簡斷編束晳傳

發墓斬臂

王玄謨從弟玄象任下邳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垣内有小冢或告玄象墓上見一女子近視則亡便命發之有一棺上有金

蚕銅人以百数一女子可二十資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辟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渡死宋書

牛眠得塋地

晋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湊中其地若塋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塋其母以所指別山與訪之父葵焉訪果為刺史著稱於益自訪三世為益州

僧指示塋地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尉言近有僧自東来云有一地塋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覓葵地他日僧又經過渡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至平章事感應錄

道上行殯

晋表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曰酣醉從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縱之時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非始於田横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

曰周閔云蓋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答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街枚豈樂哀者耶按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来久矣非始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黃絹幼婦

後漢楊修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修曰卿知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修解修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虀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妄認古冢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矣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譯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歸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二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三

民業類

豚蹄穰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千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予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

苦飢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揷茠刺無休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馬頭娘

蜀之先有蚕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渡棲於桑上女化為蚕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蚕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蚕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寺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焉 圖經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其券而焚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讓之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囊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次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財傳解帶為城以箸為械

堂無蟻罅

虢國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淒求賞拔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蜴蜥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元宗記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舟人惧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曰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齚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摶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角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

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任公大鈎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鈎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趍淮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莊外物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今載新序

拔猛獸箭

晋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淺拔一箭而歸送桓温入閤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来以怖之多愈

貴人倍直

王猛秦人晋時鬻畚為業嘗有人買之隨至山中見父老曰貴人十倍償直辭出乃嵩山也後果相苻堅佐興秦國猛病卒堅謂太子安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通鑑）

人糴自量

李玭廣陵人隨父販糴父老玭縱之人與之糴每使自量父責之曰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同流者衆今但一升斗又任之自量吾不知其所以也玭終不改業壽至百餘歲一夕無疾而終棺裂有聲視之尸解

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技藝類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

蚤逆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騎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
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
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藥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
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
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
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
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
彼良醫也惧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左成八

視見五藏

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
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 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

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洎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瘥召玉詰狀玉曰醫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陀廣陽太守陳登得病陀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陀為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陀在左右後求歸取方曰妻疾數日不及操累書呼之陀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陀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陀索火焚之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庫中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

劉沒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牙為田韓侯金鑾記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淂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淂百錢足自養則閉户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淂游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淂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淂詘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淂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占易掘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齎版責之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冦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後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歎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笑也哉范蜀蒙求

蠻巫祝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瘡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候五更以菉荳嚼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熬水調二大錢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荃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後常

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桃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於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噉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胷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胷焉則取之其法用熟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焉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温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曰它事寡用又詣於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容齋隨筆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捉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入謁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無貴相

王顯與唐太宗有子陵之舊太宗徵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

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玄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巽公貴相

王巽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巽公扃戶下因屬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頃邀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巽公單微遠人神貌疎瘦渡贄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巽公起術人稽顙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目可得頃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巽公已真拜

急流勇退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覷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筯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麻衣道者也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隐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来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宗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道人現夢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恭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善相時論以為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別公云異時渡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説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来謁即仲春也李肇荆公詩註

善聽聲

術士王生聲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

恭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克山陵使王生
来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克山
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睡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
西京遂貶崖州該聞錄

嗽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俟寢方可觀子美一日嗽
睡僧揭帳視之云来得也曷吳人語甚為曷子美和之乃曰得
一州縣官宵起召子美意渫召用聞之不樂果渫湖州長史而
卒百家詩話

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
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
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
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
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
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
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
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

之則可驗矣旬日浸往僧已不浸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從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埽編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趍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屬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刼持穿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晦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

爲可勝笑乎顏氏家訓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銜未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從昂藏貌不恭驕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事一見一心恪宣宗嘗微行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請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

無何所補爲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本傳

心宥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厠前鋒乞遷補莊宗顧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必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憒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宥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翰府名談

題詩坐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元宗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喙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

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求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點睛龍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記

羞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俾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本傳

朱桃椎象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湊許貪畫直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悟頭遂偏括異錄

畫洞賓像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灑秀滕知其異人口

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来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
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密令畫工圖其形今岳
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格本特異筆錄

甘蠅貫虱

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巧
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
昌以氂垂蝨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垂不
絶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
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荆棘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人相
拜於塗請為父子

由基穿楊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左成十六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
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
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
息少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康肅善射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
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

肅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金坡遺事

射虎乃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韓詩外傳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大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史李遠出獵見叢　中以為伏兔射之旋入寸餘細視之乃石北史

掾瑟齊門

齊王不好瑟有求仕於齊者掾瑟而往立齊之門三年不得入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韓文

觀棋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子二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別墅圍棋

符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惧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

以墅乞汝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
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摺於床上了無
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
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賭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
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絶袍為對賭昌宗集翠裘
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
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
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泛馬而去集異記

甄琛博奕

琛後魏人夜奕棋令蒼頭執燭或倦睡則杖之奴曰即為君讀
書執燭不敢辭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北史

射燕蜂蜘蛛

魏管輅館陶令諸葛原遷新鄉與太守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
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
雌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
毒浔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維尋經求食利
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驩喜

射鼠生三子

唐袁客師天綱子也高宗置一鼠于於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
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射橘蜂石龜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囷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藹藹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靨書石龜也玉壺清話

平城偃僵

偃僵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妒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鄙其策下令却翻為戲具引歌舞者曰郭郎鬢髮善謔笑几戲場必在排兒之首樂府雜錄

文學類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送劉康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墮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十三

識龍鮓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遺

誤解蹲鴟

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饋蹲鴟頗氏家訓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燕渡註釋解蹲鴟云今之羊中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唐新語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問門曰大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詞進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顧官家好將息伏衛掩口淺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玉壺清話

不識字義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鵠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蒲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鵠冠云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胷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抿拂以呈丞相乃鵠冠子也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始

就學魯肅過蒙言議析蒙肯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楊雄著書

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猶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時嚴尤聞楊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楊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說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本傳○楊子雲作法言蜀賈人齎錢十萬頓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圂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論衡

子建八斗

曹子建魏曹丕弟封陳王博學多才謝靈運美之曰天下文章共一石子建自有八斗我只得一斗自比其不及子建也魏志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說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偕嘗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偕曰唯我與

爾共之勿廣也抱朴子

興嗣千文

周興嗣梁人武帝欲教諸王書令剪鍾王所書字一字一片紙名興嗣韻之一夜編上鬢髮皆白尚書故事

携餅借書

起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襲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畯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畯辭曰所為来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曰館之一室中畯闔户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却掃編

寫書皆精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雖不多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鋟六經板印行石林燕語

王勃序閣

勃唐人都督閻公鎮豫章九月九日燕滕王閣閻公宿命其壻作序以誇客出紙筆遍請客客莫敢當時勃年十三欲往南海省父亦預席獨不辭公怍之遣吏伺其文立成又私燕勃謝以五百繒而去序注

江淹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孟曰前以一疋

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魯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宿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還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人謂之才盡

君房代詞

張君房宋人時當直詞臣學多不優以君房代之真宗命撰日本國祥光記張醉飲樊樓當直者大窘錢楊二公戲作鬧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歸最忙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歸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湘山野錄

依樣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曰東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東軒筆錄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几木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於逢告以婦不能

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補承信
郎渡曰范覺民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折字石詰
之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遷不能出頭
聞者大笑周益公玉堂雜記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洸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
僅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城可信云本贊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陽時挽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本傳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
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　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
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卒如此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
者

賈島推敲

唐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作
推字練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行至第
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備道所得愈曰敲字佳與並轡而歸為
布衣交又每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祭以酒脯曰勞吾一歲精

神祭而焚之嘉話并金門歲節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泛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春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狂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泛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無不該覽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雒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子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六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性行類

飲盜馬者酒

秦繆公亡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往殺其馬方共食肉繆公謂是吾馬諸人皆惧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食馬得酒者遂為之潰圍公得解說苑

鼠齧馬鞍

北魏哀王冲為鼠齧馬鞍俗云鼠齧不吉吏惧以為必死冲憐

之故以刀穿已衣如鼠齧狀繆言鼠齧齧者不吉太祖曰妄意耳何害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太祖曰兒衣尚然況鞍乎遂不之問北史

不疑償金

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意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而先告歸者來歸金亡金郎大慚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盜嫂何也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以此稱為長者史記

羹污朝衣

劉寬華陰人漢靈帝時遷大中大夫居官多恕夫人欲試之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畢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變徐曰羹爛汝手乎又嘗出行有失牛者就寬車認牛去寬無所言有頃認牛者得牛還謝罪寬曰物有相似幸勞見歸其性度如此本傳

師德包容

婁師德鄭州人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薦之而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武后見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能窺其際本傳

富弼忍詬

弼少時有人詬之者聞若不聞人或告之弼曰恐詬他人曰明

呼公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遂致相位不亦宜乎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求試公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遂齎牒閱覽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来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来曰張相公遣某来蓋是時張元夏國亦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塵史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者逸入田中

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公權度量

唐柳公權善書當時公卿碑誌必求其親書貺遺萬計嘗貯金銀盃盂一笥令奴掌之縢識如故及啓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盃盂羽化矣不復詰問時人服其雅量本傳

夷簡碎器

宋呂夷簡四子皆聰慧語夫人曰四兒皆腰金未知誰作相一日試之使小鬟擎玉器貯茶詐跌碎之三子皆驚躍失色唯公著凝重不動公謂夫人曰此子是也元祐中果拜相談圃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高士傳

張相善啗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麤踈恐為笑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

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然皆咨歎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顧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於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侍晉祖虜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室石敢格鬬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二桃殺三士

齊景公蓄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聞晏子趋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猗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却三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下流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崔躍而上人皆曰河伯也冶子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晏子春秋

淳于代熹

淳于恭北海人平居清靜不慕榮名家有果樹人或侵盜輒助

為奴採又見盜禾者恐其羞愧伏草莽中待盜去乃起王莽末
兄崇將為盜所稟請代得免

周顗取印

周顗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王敦及王導以從弟率宗族詣
朝臺待罪顗入導呼之曰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
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醉出導又呼之顗曰今年
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導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後敦據石頭
城收顗等殺之導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流涕曰我
雖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通鑑

盡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
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
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
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
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
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
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
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
何為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

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浮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来日請餐畧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菔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畧飯郭曰白飯白蘆菔白鹽豈非畧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渡致簡於郭曰来日請食麄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荅曰昨日已啗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麄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白

毛魏王語錄

曰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譖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譖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不正之見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泼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泼宮俄而大幸為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泼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愧如其無知愧之何益故不為也
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蜜餳誣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求者不伏侍中刁立張劭啓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令破糞鼠燥求者首服亮又使人以銀椀并蓋就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恨於汝乎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漫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斤付外署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六

人事類

大名難居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終不反勾踐表會稽山為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父子治產居無何致產數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

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與親知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自號陶朱公

造物忌名

陳摶隱華山幼時戲溷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今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産滿雍鎬間遂喪清節玉壺清話

法眞逃名

法眞扶風人好學博通東漢時為關西大儒同郡田翁薦之不就深自隱匿友人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本傳

韓康邀名

康字伯休霸陵人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小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韓伯休邪乃不二價康曰我欲避名今小女子亦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山中漢明帝聘之不起本傳

松菊主人

韋表微唐憲宗授監察御史棄行不樂曰爵祿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媿陶淵明而已本傳

醉人推罵

蘇軾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痾丹草屢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東坡回李端叔書

虛左自迎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坐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乃就車酒酣侯生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贏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衆人廣坐之中故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贏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也侯生曰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史記

微行被辱

漢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群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曰乞漿飲翁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群盜何憂不克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惧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自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歸

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嫗曰還內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名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漢武故事

老子贈言

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家語

乃若婦人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願子高徒握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屬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也今乃知其如婦人耳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群聚乎孔叢子

投筆而歎

班超扶風人初與母隨兄同至洛陽家貧傭書以自養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咲之有相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漢文帝時擊匈奴有功封定遠侯本傳

相別一世

張詠號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

浔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軽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闇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隐今何出霖曰子将亡矣来報子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淂何言淂一月公薨西清詩話

引發不前

張元伯病且卒其友范巨卿忽夢元伯呼曰吾以某日死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耶式夢覺悲歎泣下馳赴之未及到而喪已引發将至壙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乎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来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喪曰死生異路曰執紼引柩乃前既葬式止冢次為修墳樹乃去本傳

嫚書之辱

漢匈奴冒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数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樂奠邑賜之以書奠邑恐惧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汚奠邑無罪宜在見赦

詣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数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跣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

融曰禰衡豎子孤救之如雀鼠直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為之祖道乃
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日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
衆人莫肯與衡大踞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卧者為屍屍塚
之間能不悲乎

褊躁傲誕

杜甫襄城人唐玄宗時掾右衛率府參軍安祿山反避地至鳳
翔上謁肅宗拜右拾遺奏房琯罪細不宜免官貶華州司户參
軍闕内亂棄官之蜀會節度使嚴武表為參謀檢校兵部員外
郎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外
若不為忤中實銜之一日武欲出殺甫冠鉤於簾左右白其母
奔救得止本傳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
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来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拜
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有以貨得鷹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
問鄉前在鷹門食鷹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
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

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東軒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會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回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

却掃編

寇丁相軋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為兩制萊公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荅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

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倦遊雜錄

管鮑相友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有親也吾嘗為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寢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知我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外傳

陳雷讓舉

雷義與陳重相友善有司舉義茂才義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史記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縶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回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

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耳君乃言此魯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人乎史記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墮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齊紀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舍宅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

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久之大僕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粉糢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怳然自失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継父不之容往来孟洛家貧甚傭書以自資常至濟源富民桐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東軒筆錄

顏蠋巧於居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始卦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髀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怒覽為刋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曰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朱家脫急

季布楚人為項籍將數窘漢王及羽滅高祖購求布匿朱家為

奴家心知是布誠其子同食家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窘上怒之家曰臣各為其主布為項藉其職也項氏臣可得盡殺邪以布之賢而求之急不走胡即越耳忌壯士之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笞平王也滕公言之拜為郎中史記

避難複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惧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闕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戶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曰赦乃免

華歆拯難

歆漢人避董卓亂夜行逃難遇一丈夫與俱其人忽墮井中深不可上衆欲棄之歆曰有難不救是為不義遂相率出之亦不問其姓名而去漢史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歸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

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
慮沒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曰見
秋風起思吳中菰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
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
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荅曰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西鄙得
便宜從事會邦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被
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名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
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騎於中門外後名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

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勠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
張樂宴飲賓從股慄歸田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又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予是以報左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宰
當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請以遺之

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甲士倒戟以禦公走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北郭吏難

齊北郭子騶踵赴晏子乞假養母晏子以負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造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士也今去之齊國必見侵矣請絕脛以白晏子因自殺公聞之大駭自追晏子之國晏子太息曰不肖罪過而士以身明之奈哉說苑

被劇卿德

王忱廣漢人東漢時嘗詣京師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忱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即命絕忱以金一斤營葬餘置棺下無人知者後數年忱為亭長忽有馬馳入亭中大風凌飄一繡被墮忱前言之於縣縣以與忱後乘馬至洛縣馬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忱具說前故主人悵然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及埋金事主人大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尪前到京師不知所在大恩未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本傳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後漢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地下為蝼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續齊諧記

孔愉放龜

愉山陰人晉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嘗經行餘下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中流左顧者數四後愉封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其為龜之報遂佩焉本傳

放魚改業

熊慎豫章人父祖以取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浒慎聞船內千百人念佛經聲驚而察之乃魚也悉放之改業鬻薪於石頭窮苦至甚露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就視之得金數斤因致巨富子孫數世不乏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飼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戰國策

絕纓報恩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懽君臣百官皆絕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懽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

也王隐忍不暴而诛常愿肝脑涂地颈血湔敵久矣遂平晋

報漂母恩

韓信迄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絶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迄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名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報刖足讐

龐消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消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消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狭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消死於此樹之下龐消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消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迄一騎出迄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怨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延免冠

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還寶帶獲報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沒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閫中女奴力勘置於門闑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闑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踴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胡蘆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芝田錄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人事類

生空桑中

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孕兒於空桑之中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列子

紱麟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

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　裒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拾遺記

丞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趙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跋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揩筋開籠每放一鴿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虜侯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虜侯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同庚俱貴

王仲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迓吏騶御之盛前此未有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来即寶臣也公曰仲儀今擁千兵擢帥汝猶為莞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曰汝無羨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寶臣擢樞密院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為渭帥聞見錄

縣令生日

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瀆一日榜縣門示某月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饋送有書吏曰宰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繡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後又告示曰後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

持繻以獻焉時王岱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来疑是鶴下處却尋魚

為同甲會

文潞公在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甲之會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晝晝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来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筆談

楚丘何老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新序

顏駟不遇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色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呑氣九千歲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柔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拍毋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

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潛
隱之物三千年一迈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
洗髓一伐毛矣

洛陽耆英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
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
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
人鄭奐繪像堂中共十三人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
潞公預與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
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
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
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鼓樂就富公宅
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
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髙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
丙午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溫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
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
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
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壁榜曰竚瞻堂塑公像
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聞見錄

死鬼為祟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

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頭痛一男持弓矢主射胷腹故心痛徙掘骸骨家中並愈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石林燕語

問病嘗糞

唐郭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元章心恙

米芾訛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羲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曰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大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石林燕語

墓土止瘧

五代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

梁兵後以救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癘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荏苒之盜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猛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荏苒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 昭二十

單車降賊

張綱傳廣陵賊張嬰殽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怨綱詭奏已以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往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皆拜泣曰荒裔愚人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乃降綱在郡卒年三十六綱病吏人咸為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制服行喪

黃巢之亂

黃巢募衆數千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入斬黃北掠齊魯入鄆陷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寇浙

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曰刋山開道七百里直趍建州僞
路圍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進寇廣州破潭州攻鄂
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
寡不敢戰伏弩射殺賊將賊駭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
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陷東都張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巢攻關齊克讓戰關外俄
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輿衛者繡袍華幘騎士數
十萬先後之陷京師自奉明門升太極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袞
冕不得繪七緯為之取廣明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
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四年二月克用追巢敗之擒
巢愛子巢計窮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
不殊言曰斬之函首獻行在

盜能却兵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盡用其計齊師愈強
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
之幬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又取其
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
還師而去

梁上君子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為太丘長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
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
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

反善然當由貪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沒為官户

隋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建中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刼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誡而釋之煬帝朝與賊戰死

作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器縉紳道喪度不渡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哀憂来學丘禱別詔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欵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遺布激盜

烈太原人鄉里以義行稱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遺布一端或問烈曰盜惧吾聞過有恥惡之心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還尋得劍怪問其姓名乃先盜牛人也

三樂自足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家語

毀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曰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涇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絶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事見後漢周稚傳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洲一曲詔令供張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解老競柚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唐詩紀事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獨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

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令牛飲其下流也逸士傳

四皓待定

四皓以秦政暴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高士傳

龐公遺安

公襄陽人居峴山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不能屈曰釋耕於隴上妻子耘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必無所遺也遂携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披裘拾薪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莊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願曰日暮自屈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悦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

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㝵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云

垂釣不餌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屩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為玄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

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術
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
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無出於此琪等
以其語奏帝益重之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
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隐
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荅乃曰之詔天下舉遺逸公
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
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黄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
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黄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
論首命官為試衛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
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
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
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衛亦不
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衛宜召試　官之上不納下知制
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　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
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聞見錄

處士擬贊

林逋處士隐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贊一啓
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

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
今通兩失之該聞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内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群拜謁放倪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名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耳陛下名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曰扶擿言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寖衰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軒校正

宮室類

履癸瑤臺

履癸夏桀名湣有施氏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為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糟堤可運船堤可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殷伐之遂亡其國史記新序

韓王營第

趙韓王居涑水謀營第宅人阻之曰王居第足矣不必再營多費王不聽乃遣人於秦隴市良材及第成為西京留守已病矣

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捐館不復再來矣此為多營妄費者之深戒焉涑水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磑廐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十鋌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升之過奢

宋陳升之為相治第於潤州極為閎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筆談

高大門閭

于公東海郯人為縣獄吏門閭壞父老為治其門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後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事漢宣帝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皆封侯本傳

第宅庳陋

杜祁公衍不事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庳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言行錄

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宰相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若為太祝

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溫公訓儉
不宜治第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今吾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退艱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倖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逸事

空館女歌

竟陵椽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来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幽怪錄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曰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抱甕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

人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愈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瞲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聖人也且子獨不見大桔槔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 莊子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不急容止風流為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會賓友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愀如也不以屑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墳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汲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壯其價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日季雅往賀函白錢一千閣人少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鄰居占地

楊珍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珍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風吹竈凶

季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為卷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曰著其亡日漢書

祀竈解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逮於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衰祭者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黶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為天帝乎

戒厠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曰卿来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曰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躲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来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焚经投厠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内送城南衛士洩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為報應

器用類

仙翁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嘗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歎曰安得自渭泛河達於家山翁笑曰是不難命僧僮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歎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若登舟旬餘已至家矣異聞錄

李郭仙舟

郭林宗漢人嘗詣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與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李與郭同舟而濟衆望之以爲神仙焉本傳

豐城雙劍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舜人曰可共尋天文曰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曰問曰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公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愛之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曰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葉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惧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葉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劍有靈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

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卒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荅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酉陽雜俎

鬼携扇去

周祖自鄴舉兵向關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恠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来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寛抑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聞見錄

進龍鏡

唐天寶中楊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元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鬢髮皓白眉垂至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將愜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扃戶三日戶開呂暉等搜覓已失龍護及玄冥所在爐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来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異

聞錄

破鏡重圓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其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之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惆然召德言至還其妻曰與德言樂昌餞別令樂昌為詩曰今日甚造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古今詩話

洞賓磨鏡

尚書郎賈師雄畜古鐵鏡常欲淬磨洞賓稱田處士自贊其能

筒中取藥實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集仙傳

寶儀鏡背

宋太祖以乾德二年平蜀其宮人輿至汴有入內者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帝怪之以問翰林學士竇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帝大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續編

琴有殺心

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邪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

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將

鞦韆之戲

北方戎狄至寒食為鞦韆戲以習輕趫後中國女子效之乃以絲繩繫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或曰本山戎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一云作千秋字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世誤倒讀為秋千耳古今藝術圖涅槃經謂之胥索歲時記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蹴鞦韆令宮嬪輩嬉笑以為樂常呼為半仙之戲遺事

暑中環火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曰為待詔至夏大暑月使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服玄氷丸飛雪散王仲都並用此方也抱朴子

端午誕子

田文母五月五日生文父令勿舉母私舉文長以實告之遂啓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為惡月故忌異苑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以鎮惡名之史畧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此日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

文亦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弃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

鴻小說

得玉能辨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尹文子

卞和獻玉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為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荊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

張伯懷一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瘞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瓮意問户曹曰此何瓮也曰夫子

篤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意乃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
董仲舒護吾車杖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
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羊公種玉

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
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
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
好玉又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
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
徐氏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来當聽為婚公至所種
石中得五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
名其地曰玉田樓神記

懷琉璃瓶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有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瓶可
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施滿此聖瓶子則足矣瓶項如
韋管人與之百錢校之錚然有聲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異之復
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
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
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徵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
行路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梃撲瓶破
一無所有泛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
領車乘趨東平而去太平廣記

前定得錢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曰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来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遊首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忌下他日富貴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携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却至庫渡見金甲人令繫於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遣之逸史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叅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荅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数步至墻下忽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整錢甕歌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来采薪為業山上忽有数錢流下尋

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揩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甕欹以五百顧爾正之耳 徐鉉稽神錄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亦謂之紙 東觀漢記作紙其字從巾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為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楮皮為谷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簁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桲皮汁中桲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簁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多益善合墨不得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湩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 太平御覽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蕭子良荅王僧虔書

立本觀畫

閻立本唐太宗時拜右相觀張僧繇金陵畫壁曰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立本以畫名一代其於張之高下間耳而不足以知之世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本傳

阮孚蠟屐

孚阮咸子晉元帝時封南安侯轉吏部尚書以病家居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或有詣約見正理財物客至屏去不盡傾身障之意未能平及詣孚見正着蠟屐自嘆曰未知一生能着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本傳

呂虔授刀

虔有　刀工相之登三公可服此刀以授王祥曰公有公輔量故相與祥佩之至三公臨終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至光祿大夫傳至子瑩瑩皆相繼貴顯本傳

賞五花簞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士學之士撝校虛實類物以隸之謂之麗事多者賞之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摛操筆便成舉坐賞擊摛乃命左右抽憲簞自擊取扇登車而去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贈七寶枕

鄭翰乘月卧庭中空中一少女冉冉下曰吾天織女也上帝命

游人間頗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復来翰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来数夜方至一夜凄惻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冠服類

幞頭始末

上古被髮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黔首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名服頭但空裹鬠而已隋大業中着巾子以桐木為之内外皆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為高頭樣自後有華韻樣僕射樣馬周上議裹頭左右各三摺象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矣數子

朝服本戎服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回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靴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

服猶着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至渡江戎馬乃變為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来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朱語錄

服制之變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着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皂衫束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着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着否曰可或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来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之上御便殿着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朱子語錄

笏本記事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揷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贊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鞠躬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靴本胡服

釋名曰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屨也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短靴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靴軍戎通服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靴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為之加以帶子裝束筆談曰北齊全用胡服長靴也續事始曰故事胡虜之服不許着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也紀原

舊衲布襖

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武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自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擲示上曰此我母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子遂免

宋祖加袍

宋太祖初周恭帝時為殿前都檢點率衆禦遼兵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周宰相范質聞之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仆入溥手裂出血續編

練裙不緣

馬后馬援女為漢明帝后無子育賈氏子為子愛如已子是為肅宗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后居後宮謙肅身長七尺二寸誦易讀春秋御衆以德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望見以為綺穀就視乃練裙其儉素類如此本傳

孝王更服

沈景漢順帝時為侍御史有能稱後遷河間孝王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王由是折節自修孝王傳

公孫布被

公孫齊人漢武帝時由太常為丞相封平津侯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宜廷爭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倍其約順上旨汲黯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又嘗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曰有之無汲黯之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益厚遇之

露冕行部

郭賀洛陽人漢明帝時為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便之帝巡狩見而嗟嘆賜以三公之服勅行部去蓋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所過莫不榮之本傳

盤龍貂蟬

周盤龍蘭陵人膽氣過人齊高帝時為大司馬加光祿大夫名播北朝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貶銓盤龍曰此貂蟬正在兜銓中出耳本傳

陳禾碎裾

禾宋徽宗時為右正言時宦官童貫與黃經苐表裏為奸縉紳側目禾言此國家安危之機宜亟竄遠方奏未終帝起禾引帝裾落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帝却曰留以旌直

臣盧安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華寶不冠

寶五代宋人父成長安屬寶曰須我還與汝上頭定婚後長安陷父竟沒於難寶年七十猶不冠不婚人問之曰有父命輒歸慟史記

釋之結轡

漢景帝時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令張釋之結轡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謂王生曰柰何辱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張廷尉天下名臣故使結轡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廷尉矣史記

倒屣迎棨

王棨字仲宣高平人漢獻帝時徙長安蔡邕奇之時士學貴顯賓客盈坐聞棨在門倒屣迎之棨既至年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後西京亂依劉表以棨貌寢不甚禮焉本傳

子思却裘

子思居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不受子思曰仮聞之妄與不如遺棄溝壑仮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說苑

寒不借衣

陳無已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壻陳在館職侍祠郊丘無重裘不能禦寒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

已詰所從来内子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邪却之既而遂以凍病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篋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集朱子語錄

不着深衣

康節先生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縮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温公依禮記製為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為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聞見錄

誤持褡去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人舉孝廉為郎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褡以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説市褡償之後歸寧者還以褡還主其事乃白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飲食類

賜宴問酒價

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懽笑無間忽問　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詩曰速来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大喜曰甫詩可為一時之史玉壺清話

麴生風味

葉法喜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
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
杭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喜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魁魅為
惑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於堦下化為瓶榼一座驚
懾遽視乃一瓶醽醁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也唐開元記

蜀旱禁釀

蜀簡雍拜昭德將軍性簡傲跌宕不修先生坐席猶箕踞傾倚時
天旱禁釀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雍與先主
游觀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
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滑
稽皆此類

飲於市肆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
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入白
乃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
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歎而
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
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實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
来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仁宗曰卿為宮臣
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歸田錄

龔聞盜飲

畢卓新蔡人晉元帝時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
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
之曰名教中自有樂處何必乃爾通鑑

坐客常滿

後漢孔融為大中大夫職閑賓客日盈其門歎曰坐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之後有虎賁士貌類
邕者融每酒酣引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投轄留賓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倘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母叩
頭自白當對有期會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所到衣冠懷之唯
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聞曰陳孟公坐中莫
不震動既至而非曰歸其人曰陳驚坐云

揚觶而酌

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贊入寢酌曰
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嘗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
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
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
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
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
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檀弓

罪行酒者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肎時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飲行觴者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鬣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仙浴酒甕

張開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渴甚聞酒芳烈亟就甕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光與母弟拔宅而去此事與葛洪神仙傳李八百事略同曾慥集仙傳

醉人見誣

郭朏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守笑而釋之遇齊閑覽

能飲一石

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

法在旁御史在後恐惧俯伏不過一斗竟醉矣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　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　相引為　握手無罰目眙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女同席舄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史記

三升可戀

王績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弟名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酒時人號為斗酒學士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若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表氏時送美酒歲餘表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菊巾瞰牛躬耕東皐自稱東皐子

曼卿豪飲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倅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

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淩就束謂之纍飲類苑

以妻間坐

竇卞與王永年接歘卞知深州永年為監押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書庫卞為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薦之既相親暱永年嘗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此東軒筆錄

誑妻戒酒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失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淩醉

友戒其飲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埃墮飯中

孔子厄於陳蔡逆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

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問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子曰改節何稱於仁廉哉子貢以所飯告孔子曰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家語

不食嗟来

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然来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来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日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不食盜食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人丘也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盜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即胡為而食我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新序

留飯禮薄

步隲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隲與旌寄食其地俱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飡致飽

乃辭出旌怒隲曰能忍此乎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吳志

不擇美食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鍊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於粱肉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慙靦無對 康駢劇談錄

進粥三呵

郭林宗嘗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洒掃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擿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呵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本傳

爛蒸葫蘆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東坡叶字韻詩却作盧懷謹豈其偶忘之耶 太平廣記

廊食無惧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為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

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頓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人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一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

廉頗善飯

頗一飯斗米肉十斤為趙將拒秦兵於長平尋使趙括代將免歸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今天下以勢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我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怒乎

何曾食萬

曾陽夏人晉武帝時累遷至潁昌侯嘗侍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未嘗言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後嗣其殆乎曾豪奢服食過於王者大官蒸餅上不折十字則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本傳

易簡食品

蘇易簡宋人太宗問食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一數根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曰循未果上笑而然之

盡食釣餌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朝知制誥為詭行一日上賞花釣魚

宴内侍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安石詐也使誤食一粒則止矣今食盡非情也聞見録

終身啜麥

徐孝克東海郯人能談玄理性至孝陳宣帝時為國子祭酒陳亡隨例入長安家徒壁立母欲粳米為粥不能辦母既亡惟啜麥而已有遺粳米者輒對米悲泣終身不食為本傳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花木類

作猗蘭操

孔子聘於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谷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於蘭作猗蘭琴操云琴操

飲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

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和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緑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月落參横但惆悵而已 龍城録

逐犬入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於溪見二花犬曰逐之入於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亦而食之忽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花盡有數

富鄭公留守西京曰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蓍良久曰此花盡来日午時坐客皆不荅鄭公曰曰来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群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蹋鬬奔入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服先生之言聞見録

能染花色

韓湘愈之姪孫自言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豈能奪造化而開花乎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舉盆有碧牡丹二朶葉有小金字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貶潮州至藍關遇雪乃悟湘又言能染花紅者可使碧獻於退之後堂之前染白牡丹一叢云来春必作金稜碧色明年花開果如

其說太平廣記

四相賞花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守廣陵日一出四枝公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汝公以高科為倅王荆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何如召使當之及暮南水門報陳太博来亟使召之不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揷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后山叢談東軒筆錄云四枝正紫重跗累蕚中有金蘂遶之號腰金紫餘並同

下自成蹊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為之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巴東雙栢

寇萊公知巴東縣嘗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人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後巴東失火栢與公祠俱焚明年蒲田鄭贛来為令悼栢之焚惜公手植不忍剪伐種凌霄花於下使附幹而上以著公德且慰邦人之思燕談

竹醉日

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竹須辰日斸笋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

多不活唯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我竹多茂盛或陰雨則鞭行明年笋茎交出然又有不拘此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藝苑雌黃竹有雌雄雌雌者多笋故也種竹常種雌自根而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為雄二節發者為雌仇池筆記

不可無此君

王徽之字子猷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而去嘗借居空宅中便令栽竹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交趾入獻

漢永元間嶺南獻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荔枝龍眼等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詔敕大官勿復受獻

葡萄遺母

唐高祖賜群臣會於御前有葡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其故云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曰賜之

方朔竊桃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著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

宮命侍女索桃頃吏已至盤盛桃七枚毋自噉二以五枚與帝
帝留枚着前毋曰用此何為上曰欲種之毋笑曰此桃三千年
一着子非下土所植漢武故事

啖李伐樹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值率少年
詣其園共啖畢伐樹送一車枝與和嶠啖而已嶠諸弟往園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故妻採棗

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官於陳後歸未至家見路旁有美婦人
方採棗秋胡悅之下車頓託棗陰下婦人採棗不顧胡曰力田
不如逢市力棗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不受胡乃
歸毋呼其婦乃向採棗者也數胡之罪而自投於河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時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
于上遣祐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及至
魏溥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
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頃以百口保之上怒華
州安置祐赴貶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
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
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
謂之三槐王氏云聞見錄

樗櫟不材

吳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莊逍遥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肖視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人間世

鄰瓜美惡

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曰往夜竊撥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撥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為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曰吳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讎由宋就也賈誼新書

帝為燒梨

唐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翫上坐時李泌絶粒上每自燒梨以賜之潁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常飽肉食先生絶粒何乃爭之潁王曰臣等試八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可乎上亦不許賜以它果潁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潁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飡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始創糖霜

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大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塩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邑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曰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之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續世說

焚香返魂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烟用為引導盡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並洪芻香譜

茗為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國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

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曰呼茗為酪奴 洛陽伽藍記

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稻熟民有識認牧以稻予民縣長欲繩以法牧為請得釋民慙惧舂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受民輸置道旁無敢取者晉郭翻客居臨川欲自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語之以稻還翻遂不受

先黍後桃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土盛草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

其花難見

梁太祖皇后張氏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曰不見后嘗聞見者當富貴曰取吞之是月產武帝

菜生異花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

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謹曰有此異筆談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鳥獸類

鳳凰至

黃帝即位施恩修德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往即安來則喜游必擇所飢不安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

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韓詩外傳

辨鳳與鸞

後漢辛緤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緤梶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為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鷟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以其言三公聞之咸遜位避緤快錄生

獻鶴道飛

齊王使淳于髡獻鶴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紱胜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来受罪楚王曰善史記

蘇仙乘鶴

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有數十白鶴一件于門遂昇雲漢而去後有騎白鶴来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歸吾是蘇仙君彈我何為神仙傳

鷹搏鵰雛

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翱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

見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其兩翅廣數十里啄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出明錄

罪殺鳩之鷄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頓望見一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鷄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三百餘頭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列士傳

鸚鵡報事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鷂所搏教其啄鷂腳獲免

呼雪衣女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幛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鷂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

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置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為立冢呼為鸚鵡冢明皇雜錄

鸚鵡告賊

長安豪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隣舍兒李弇私通同謀害崇義埋井中劉氏訴於官府縣官詣所居檢校架上鸚鵡忽然曰殺家主者李弇也遂執訊得實明皇封為綠衣使者天寶遺事

鴝鵒報事

晉司空桓豁在荊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鴝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立聽移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鸚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鸚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鴝鵒前盜物參軍如厠鴝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某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鴝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鴝鵒曰以新荷裹置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教曰原殺鴝鵒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幽明錄

陳倉雉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諸公道逢一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

柏搖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時有赤光若流星集祠則若雄雉列異傳

傳母撫雉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曰直往當喪喪畢女不肎歸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操琴於塚上鼓之忽二雉出墓中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雉飛忽不見傳母曰作雉朝飛操樂府

望帝化杜鵑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殷周始稱王者自名蚕叢次曰柏灌次曰魚鳧其後有王曰杜宇宇稱帝號望帝自恃功德高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峩眉為池澤時有荊人鱉靈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可得鱉靈至岷山下忽復見望帝帝立以為相後帝自以其德不如鱉靈因禪位於鱉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子鵑故蜀人聞子鵑鳴曰是我望帝也寰宇記

燕蟄河岸

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曰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郄鑒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餓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文昌雜錄苕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山路一傍

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覘之見鶯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為是而撤遺之說為非也

赦三乳燕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有道人来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告客曰君可還內思過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床有燕巢中有三子毋還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內巢中燕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蔟蔡各與之忘即死毋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曰自悔責客變為道人曰君既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鷂鳥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係足曰新春渡来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週遭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燕女墳記按南史載襄陽覇城王慥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截耳守志餘畧同

烏衣國

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為業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室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婦

人王皂袍烏冠金花閃閃翁以女妻樹樹問女曰此國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器皿俱黑命玄玉盃勸樹曰入吾國漢有梅成今有足下王命作詩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王曰雖不能與君生羽翼亦可令君騁煙霧宴歸女曰君詩尾句何相譏也王不悅遣人曰某日當田女取靈丹以崑崙玉合盛之遣樹曰此丹可召人神魔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命取飛雲軒飄去無消息淚洒春風幾百回来春燕至尾有小簡乃所寄詩曰昔日相逢算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来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明年燕果不来捺遺

鳩化金鈎

京兆長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於床張氏惡之祝曰鳩来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来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得一金帶鈎焉旋子孫昌盛蜀客聞之厚賂婢婢竊鈎以與張既失鈎漸漸衰耗蜀客亦窮厄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費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鈎云搜神記

黃雀在後

吳王欲峻刑有諫者死舍人求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衣王怪之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

沒螳蜋之捕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後臣執彈九欲取黃雀不覺露霑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乃罷說兵

雞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告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君猶日漉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韓詩外傳

瀛鵝呈祥

河南府尹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澄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瀛鵝一雙立前後以此為則僧孺潛揣縣僚無出已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瀛鵝宴未終俄有瀛鵝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

鷲聽講經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剔狎每聞講鐘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吐庭宇不宵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兩京記

斃鴨償金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有鬬鴨一欄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手一表本云此鴨能作人語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柰何使人恐酬以橐中金俟其稍悅方　語之猶曰能呼其名使人償且笑拂袖上馬漘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伯勞集李

東方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邊家求飲不知姓名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勞爾但呼李伯勞果有李伯勞應即入取飲別傳

問蛙喜怒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草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逸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如何王曰珠宮貝闕羣飛璇題龍漘問汝之　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漘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　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縱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芻眼次之以腹脹然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琴高乘鯉

琴高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消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中取龍子諸子弟期之期日皆潔齋候於水旁

設祠屋果乘赤鯉来祠且有萬人觀之一月浪入水去列仙傳

子英乘鯉

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来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来迎之列仙傳

洞玄先生

張鋐見巴西侯飲酒命樂久之有告者曰洞玄先生在門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揖之與坐曰天將曉鋐悸悟見身卧在石龕中一龜形甚巨乃向所見洞玄先生也張績宣室志

龜名元緒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褻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用桑樹野人故呼龜為元緒劉叔敖異苑

白龜報恩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笼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

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抵岸迴顧而去續搜神記

黃龜右轉

鄱陽人黃赭入山採荆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赭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赭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續搜神記

負人出坎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

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續搜神記

化為白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問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槹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女曰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吳越春秋

孫恪娶猿

孫恪遊洛中觀大第叩扉無應者有女子摘萱草吟曰彼見是忘憂我看同萱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青衣曰故表長官

女見求適人恪納為室後十餘年育二子治家甚嚴恪往南海為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表氏敬至寺訪舊老門徒既至若歎其道往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聚臂下高松表氏惻然題辭曰無端變化幾湮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為老猿躍樹而去恪驚怛詢僧僧方悟為沙弥時所養一猿開元中力士過此憐其慧黠強以東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猿之頸者續世說

狐假虎威

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反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春秋後語

獺着芰衣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河湖值風不得行泊菻際見一少女乘船采菱舉體皆衣荷葉回問女汝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有惧色答云子不聞荷衣芰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迺迴舟理棹而去球進射之即獲一獺船皆是蘋藻蘊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来不見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復射獲老獺居湖瀕者咸云湖中常

有採菱女容色過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幽明錄

諷王愛馬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為鞍文梓為槨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為之柰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籠竈為之槨銅瀝為之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史

九方皐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戲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材也臣有所與九方皐淮南子作九方堙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於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謂伯樂曰敗矣子之所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列子

能活死馬

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因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林社廟以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玃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起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續搜神記

射牛不中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而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渡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崔鴻十六國春秋燕語

左慈化羊

後漢左慈字元放曹操嘗出近郊逢者百許人慈為齎酒一斗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醉飽操怪之使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操懷不喜欲曰坐上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又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渡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令就羊中告之曰不渡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膝人立言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

初平化羊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便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初平乃往叱羊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神仙傳

當食萬羊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泛事於此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我曰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國所有公慽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

荒裔太平廣記

烏將軍娶女

唐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殉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邀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顧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襯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亏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

為側室幽怪錄

女嫁槃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俄啣人頭詣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且謂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報之而未知所宜女聞以為皇帝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以女妻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中險絕人跡不至經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曰自夫妻好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其母後以狀白帝於是迎諸子衣裳斕斑言語侏儒好入山險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後漢南蠻傳

鵲倉啣卵

徐國宮人妊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鵲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啣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蜕蜘蛛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徐君國鵲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葵之今名狗壟偃王

黃耳傳書

陸機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黃耳機後仕洛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

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纔近岸即騰上速去及到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五程犬往還纔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還葵去機家二百步呼為黃耳家述異

犬救其主

晉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飲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他日又昏行墮於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魯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曰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續搜神記

烏龍噬奴

會稽勾章氏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得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唉奴當户倚張弓拈箭扳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取唯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奴頭然回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搜神記

狗人國

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

漢語生男為狗生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歿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
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嚙歸則不能追矣五
代史

鼠怪召凶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
當死周南不應至期渡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渡不應
入渡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渡何道遂顛蹙而死
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列異傳

二龍降禹

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俱以刃自貫其心而
死禹哀之瘞下土死草皆生是名穿胷國括地圖

老子猶龍

老子淮陽人姓李耳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問禮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猶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知子之驕氣多欲淫志是皆無益吾所以告孔子謂弟子
曰鳥飛者知可為繒魚游者知可為綸獸走者知可為網至於
龍吾不能知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也史記

為龍廟食

張公諱路斯以明經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

嘗釣於焦氏臺一日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輒體寒而濕問其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而鄭青綃明日九子射青綃者中之九子皆化為龍事見唐布衣趙耕之文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東坡作碑

龍有雌雄

劉洞徵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四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徵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乃龍也化為雙龍飛去乘異記

旱龍

孫思邈嘗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為老人至思邈石室請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留傳與子子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恚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第還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羞恚而死酉陽雜俎

懶龍

僧聞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聞曰我龍也以疲惰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夜風雷挾坐榻電碎而射山岳為搖而聞危坐不傾逮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僧史

程靈銑射蜃

歙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常為呂湖蜃所鬬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卓越不羈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為道人告之曰吾甚為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我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東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少年鼓噪於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若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肋皆白靈銑彎弓射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為血不知所之其傷蜃歸呂湖未到而斃太平廣記

屢見蛇妖

梁主衣庫見黑蛇長丈餘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道群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勅所司即日取數十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曰設法會赦因徒賑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席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宵輿淺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南史

蛇驚知寇

唐太宗屯桓鼈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瞰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逐鼠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駭乃退當時以為神異

群書類編故事卷二十四終

廿八十三門少五門

北京圖書館藏

中華古籍保护